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朱坤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二十六

起丙辰漢宣帝元康元年 止壬辰漢成帝建始四年 凡三十七年

表例說

見第二十一及二十二二十三卷

丙辰

漢

元康元年

春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杜陵　書初禝詞也

三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赦天下

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

廣川王文

嗣封二年薨謚戴子汝陽嗣至帝甘露四年再見

年

復陽侯延

長沙頃王子封是為厲侯傅暘侯湯及侯道免頃王附胊景帝曾孫

高城侯梁

長沙頃王子封是為節侯傅賀侯景及頃侯諸士及侯禍免

附

龜茲

王及夫人朝漢皆賜印綬號稱公主賞賜甚厚

毀廟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後世追尊其所生為皇考自帝始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小宗而合大宗

泗水王綜

嗣封十六年少府宋疇以直言出補王傅

鍾武侯度

長沙頃王子封是爲節侯傳孝侯宣及哀侯霸至成帝元延二年則再見

富侯龍

封六十二年

周子南君

姬延年

莎車

先是烏孫公主

之統也　冬置建章衛尉殺京兆尹趙廣漢　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强壯鋒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疑丞

坐使奴殺人下獄瘐死

江陽侯仁

封十一年坐役使附落國除有聚落

紹封一年君當罪除一歲延年以當弟紹封至元帝初元五年再見

商利侯王山壽

封十六年坐為代郡太

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欲自結於漢又欲得為孫心卽請萬年為莎車王萬年初立暴惡

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脇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

來附者輒役使之非法制也

守故劾千人罪不直國除

修故侯福義陽侯傳

封六年坐首匿羣盜棄市國除

介子

封十三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絕六十七年至平帝元始四年

莎車王弟呼屠徵殺之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是歲馮奉世使送大宛客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他昆弟子爲莎車王

豪强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貶少府宋嗃為泗水太傅嗃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故貶

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微入守少府

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諫大夫蕭

長復封

安郭侯崇

上年薨侯偃薨侯崇嗣坐首匿死罪免

望之為平原
太守望之上
疏曰陛下哀
愍百姓出諫
官以補郡吏
然朝無諍臣
則不知過所
謂憂其末而
忘其本者也
上乃徵望之
入守少府
以尹翁歸為右
扶風　翁歸
初為東海太
守過辭廷尉
于定國定國

欲託邑子語終日竟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以治郡高第遂入為右扶風　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拔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

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强課常為三輔最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

沙車叛衛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光祿大夫皆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

立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刼南道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絶不通奉世計以為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

他昆弟子為王諸國悉平奉世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人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曰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

丁巳

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乃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元康二年

春正月赦天下二月立倢伃王氏為皇后上欲立皇后憐史霍氏欲

富陽侯賜六安夷王子封至元帝建昭二年再見

害皇太子乃
選後宮無子
而謹慎者立
長陵王倢伃
為皇后令母
養太子封其
父奉光為邛
成侯后無寵
希得進見

夏
五月詔二千
石察其屬官
治獄不平者
郡國被疾疫
者毋出今年
租

帝
更名詢
詔

夷王
祿景帝
曾孫

曲梁侯敬

平干頃
王子封
是為安
侯傳節

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犁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犁

侯時光及侯勳辦免

項王偃景帝孫

邛成侯王奉光

以皇后父關內侯進封一年是為共侯傳侯敞

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

及侯勲至哀帝建平二年見又元帝初元元年封侯鄭再見

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間者匈奴未有犯于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

今年許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且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從其言乃進常惠將斬往車

柴侯賢

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還府輙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

侯代孫兆年薨謚敬康侯齊嗣侯共侯博莫如無後國除凡五世

災變郡不上
相輒奏言之
與丙吉同心
輔政時稱良
相
以蕭望之為左
馮翊 帝以
蕭望之經明
持重論議有
餘材任宰相
欲詳試其政
事復以為左
馮翊望之從
少府出為左
還即移病上
使侍中諭意

日所用皆吏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戊午

元康三年

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上心忌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

淮陽王欽 以皇子始封至成帝河平元年再見

定侯德 是年薨諡思憲侯福嗣博恭侯湯及定侯乘立

博陽侯丙吉 以御史大夫關內侯有舊恩功

將陵侯史曾 以悼皇考舅子博中關內侯有

謹備盜賊察
往來過客敞
於是條奏賀
居處衣服言
語跪起清狂
不惠以著其
廢亡之效上
乃知賀不足
忌封為海昏
侯
封
丙吉等為列
侯故人阿保
賜物有差
丙吉為人深
厚不伐善自
曾孫遭遇吉

莽篡絶

德茂封
是為定
侯傅侯
頫至帝
甘露元
年再見

舊恩進
封一年
至帝神
爵四年
再見

新侯息
是年薨
謚節質
侯守嗣

陽都侯張
彭祖
以世父
致掖庭

平臺侯史
元
以悼皇
考舅子

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

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

令賀有舊恩封至帝神爵三年再見

侍中關內侯有舊恩進封一年是為康侯傳戴侯悳至成帝鴻嘉二年習再見

孫及帝即立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曰朕微眇時丙吉史曾許舜皆有舊恩張賀輔導朕躬脩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及封賀子彭祖及丙吉史曾許受皆為列侯故

昌邑賀

廢十二年帝心忌賀命山陽守張敞察之敞條其起居廢望之迹帝乃知賀不足畏降封海昏

博望侯

許舜

以皇太子外祖同產弟有舊恩始封是為頃侯傳康侯敞及灰侯黨至成帝河

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禄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禄

侯至帝神爵三年再見

平四年並再見

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

樂成侯許

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還

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

書欽何帝所愛欲立為太子者也故謹志之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

延壽

以皇太子外祖同産弟侍中關内侯有舊恩進封一年是為敬侯傅恩侯湯及哀侯常至成帝鴻嘉三年去疾

經太傅疏廣謂少傅疏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與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再見

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産業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

供衣食若賢
而多財則損
其志愚而多
財則益其過
且富者衆之
怨也吾既無
以教化子孫
不欲益其過
而生怨又此
金者聖主所
以惠養老臣
故樂與鄉黨
宗族共饗其
賜以盡吾餘
日不亦可乎
於是族人悦

服

以潁川太守黄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霸守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為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

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聽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

傷或問其故
霸曰數易長
吏送故迎新
之費及姦吏
因緣絕簿書
盜財物公私
費耗甚多所
易新吏又未
必賢或不如
其故徒相益
為亂凡治道
去其泰甚者
耳霸外寬內
明得吏民心
戶口歲增治
為天下第一

己未

徵守京兆尹尋坐法貶秩復歸守潁川

元康四年

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

右扶風尹翁歸卒 翁歸卒家無餘財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

遽鄉侯宣 真定烈王子封至明年再見烈王偃景帝曾孫

南城侯猛

挾侯戚 嗣封二十一年薨諡夷侯賓嗣傳孝侯平無後國除凡五世

景成侯歐

合陽侯梁喜 以平陽大夫告霍徵史徵史子信家監迎倫政侍郎鄭尚時謀

車師 初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止烏孫留不遣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者立

先零 西羌種名初諸羌為漢武帝所逐不得居湟中宣帝即位後羌人抵冒度湟水

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鄉與嚮通趣也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凡百三十六人令奉祭祀世世勿絶嘉念功也書録功臣後始此
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薨

嗣封二十一年薨謚戴侯尊嗣傅聲侯克國及頃侯遂及侯友至莽篡絶凡六世

侯雍子是為頃侯傅節侯福克

反封至成帝建始二年故再見

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絶亦安樂親漢至是漢使責烏孫求爲貢

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至是漢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零音憐

以韋元成為河南太守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元成為後元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佯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

乘丘侯　外人

修故侯福　封九年　坐首匿　坐為子時與後母爭鬬　羣盜棄

高孫遂

高貴諧

闕

諫爲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衞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遣光禄大夫義渠安國行邊兵戰國時西戎有義渠

毋亂國除

市國除

君爲秦所滅子孫以國爲姓

庚申

神爵元年

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三月如河東祠后土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

新利侯偃

膠東戴王子封至帝甘露四年再見戴王通平景帝曾孫

丁令

丁令比三歲鈔掠匈奴殺略數千人匈奴遣萬餘騎來擊無所得

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褒持節求之　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謂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化溢四表橫被無窮休徵自至壽考

遽鄉侯宣

封二年薨無子國除

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後京兆尹張敞亦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由是悉罷尚方待詔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上頗修飾宮室車

阿武侯嬰

齊

侯豫曾孫上年節侯信薨子嬰齊嗣是爲釐侯黃及侯長久斧墓絶凡六世

先零

春義渠安國擊斬多羌羌酋楊玉遂擊丹羌罪羌諸種皆反夏趙充國將兵擊之詔趣進兵充國欲以撫罪

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可謂至恩然未可謂本務也今公卿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

零殷侯舞

上年康侯澤薨侯舜嗣是為夷侯傅頃侯閣及侯永至孝慕絕

开諸羌而擊先零音叛者乃上罷兵留屯十二事

秋羌衆多降詔罷諸將兵留充國屯田湟中

罕音

罕幵音𢭏皆羌

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

虢侯廣明上年夷侯充國薨廣明嗣封一年是為恭侯傳釐侯固及侯鉅鹿

虢漢武滅之置罕幵縣屬天水郡

民莫善於禮顧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哉又言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

蘭旗侯陷朝

封二十二年薨謚頃節侯去疾嗣至帝甘露元年嘉再見

不宜居位去
角抵減樂府
省尚方明示
天下以儉上
以其言為迂
闊不甚寵異
也吉遂謝病
歸

先零羌楊玉叛

夏四月遣後
將軍趙充國
將兵擊之
義渠安國至
羌中召先零
諸豪尤桀黠
者斬之縱兵

瑕丘侯奉
義

侯貞曾
孫是年
薨子煬
侯奉義
嗣侍楚
侯遂成
及侯禹

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背叛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問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

松茲侯霸

封二十二年薨諡戴侯傳恭侯始及頃侯續及侯羽至恭侯慕觶嗣干涉反

如一見兵難
遙度臣願馳
至金城圖上
方畧羌戎小
夷逆天背畔
滅亡不久願
陛下以屬老
臣勿以為憂
上笑曰諾大
發兵遣充國
將之以擊西
羌
六月有星孛於
東方
秋七月充國引
兵擊叛羌叛

東陽侯弘
封十一
年薨諡
節子釐
侯繼嗣
傳頃侯
延始及
哀侯封
親及侯
伯遣免

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　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

而此皆驍騎又恐其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

國堅守 充
國欲以威信
招降罕开及
刼畧者解散
虜謀徼其疲
劇乃擊之酒
泉太守辛武
賢奏以七月
出兵擊罕开
充國以為先
零首為畔逆
他種刼畧請
赦罕开討先
零擇良吏術
循和輯罕开
此全師保勝

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威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充國上書曰今先零為寇罕幵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且愚以為先誅先零則

罕幵之屬不
煩兵而服矣
不服涉正月
擊之得計之
理又其時也
以今進兵誠
不見其利
七月璽書從
充國計充國
至先零徐行
驅之虜溺死
者數百降斬
五百餘人虜
馬牛羊十萬
餘頭車四千
餘兩兵至罕

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开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復還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遣還諭種人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　上詔武賢等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

萬餘人克國
度其必壞欲
罷騎兵屯田
以待其敝作
奏未上會得
進兵璽書其
子卬使客諫
曰一旦不合
上意遣繡衣
來責將軍之
身不能保何
國家之安克
國歎曰是何
言之不忠也
吾固以死守
之明主可為

忠言遂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計度臨羌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浚溝渠人三十晦益蓄積省大費帝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充國

復上狀曰帝
王之兵以全
取勝是以貴
謀而賤戰百
戰而百勝非
善之善者也
故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
可勝謹條不
出兵留田便
宜十二事因
田致敎威德
並行一也據
虜肥饒以待
其畔二也使
民不失農業

三也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令士卒循河湟漕穀示羌威武五也以閒暇繕治郵亭克入金城六也不出兵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不損威重虜難乘閒九也無驚動幵羌使生他變十

也治湟陿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一也息徭役以戒不虞十二也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虜且相聚攻擾殺畧何以止之充國復奏曰兵以計為勝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

且愚以為虜破可日月冀遠在來春自必无解此不戰而自破之策也奏每上輒下公卿議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留屯田湟中

以張敞為京兆尹趙廣漢後京兆尹皆不稱職惟敞能繼其迹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

辛酉

神爵二年

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夏五月趙充國

邯蕭侯偃封八年薨謚節釐侯勝嗣傳頃

安遠侯鄭吉以將兵迎匈奴

平恩侯許廣封八年薨謚戴

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願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卒顓渠閼氏立

振旅而還秋羌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已斬并降首級溺河湟飢餓死者四萬有餘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虜以破

侯虔及侯定免

樂鄉侯佟

封八年薨諡憲節侯蒯嗣傳頃侯鄧及侯地緒

日逐王降又破車師功封是為繆侯傳侯光至元帝永光三年再見

無嗣國除絕十一歲至元帝初元元年嘉再見

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昏重親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変故難保不可許

右賢王為握衍朐鞮單于爲維單于之耳孫也日逐王先賢撣者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以讓狐鹿姑狐鹿姑許立之

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促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世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

免

張侯嵩

封八年坐賊殺人上書要上下獄瘐死國除

歸德侯先賢撣

以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率衆

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夫爲公主盛爲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未出塞聞翁歸靡

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至是遂率衆欵降漢更立其弟薄胥堂爲日逐王

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張南軒曰充國庶幾三代之將

要上者怙親而不服罪

降封是為增佚侍煬侯富昌至成帝建始二年颯再見揮音纚日逐王如昧屠王號

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為昆彌號狂王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

非戰國以來善戰者所可班也觀其規模風音遠大周密又不獨為賢將又可相也

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闕下初寬饒為衛司馬躬自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

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烏孫持兩端難約結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

先零

羌酋楊玉反二年夏趙充國以叛羌雖未盡平而勢已窮促復奏請罷屯田詔從之充國引還而奏請罷

身自拊循臨問甚有恩及歲代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擢司隸校尉寬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宦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

天子從之徵還少主

辛武賢許延壽兵還郡狄羌若零等斬楊玉率餘眾以降詔置金城屬國以處之金城今臨洮府蘭縣

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寬饒怨謗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

而行多仇少與上竟下寬餞吏寬餞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日逐王先賢撣來降以鄭吉為西域都護

匈奴虛閭權渠死握行朐鞮單于立日逐王素與握行朐鞮單于有隙率其衆降漢駢都

尉鄭吉發渠犁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鎮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

壬戌

神爵三年

春 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薨

夏 四月以丙吉為丞相 吉尚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羣鬬

海昏侯賀 樂信侯強 下虞侯冠

降封五年薨有子十一人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至元帝初元三年代宗復封 海昏縣名屬豫章

廣川繆王子封是為頃侯傳孝侯何及節侯賀及侯復封 繆王齊景帝孫

丈

元狩二年封呼毒尼孫詔居弋居山坐將家屬闌入惡師居奪爵國除 惡師北名有官所置

匈奴

單于欲殺故單于虛閭權渠子稽侯狦亡歸烏禪幕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奥

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䊮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七月以蕭望

居室

鞮王死單于自立其少子為奥鞮王留庭奥鞮貴人不服共立故奥鞮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将萬騎往擊之失

之為御史大夫

八月益小吏俸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以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 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搆會吏民之後俗多怨

昌成侯元

廣川繆王子封是為節侯傳頃侯齒及煬侯應及質侯江至哀帝建平三年薨亡後 頃王偃景帝孫

陽都侯張彭祖

封五年為小妻所殺國除

亡數千人不勝

譬延壽改吏教以禮讓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尚禮義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其在

廣鄉侯明

平千頃王封是為孝侯傳節侯安及釐侯周齊及侯充國免

烏壘城

鄭吉都護西域二年吉自渠犂徙幕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地肥饒于西域為中

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

成鄉侯慶 平干頃王子封是為質侯傳節侯霸至成帝鴻嘉三年再見

癸亥	
神爵四年	為令丞以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歙然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平利侯世	
西[illegible]侯闕兵	
平望侯起	
將陵侯史曾	
匈奴	

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黄霸爵關内侯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詔曰潁川太守霸宣明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

平干頃王子封是為節侯傅質侯嘉及釐侯禹及侯旦免　廣川戴王子封至帝甘露三年廣再見戴王文繆王燕子景帝曾孫　侯賞曾孫嗣一年是為頃侯傅孝侯均及侯旦　進封七年薨謚哀無嗣國除

平鄉侯壬　平干頃王子封是為孝侯傳節侯成及侯

歷鄉侯必勝　廣川繆王子封至帝甘露元年

平酌侯昇　侯強曾孫嗣封一年是為頃侯

擅行昫鞮單于暴虐好殺國人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

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悌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

賜免

平蔡侯梁

平干頃王子封是為節侯堯無後國除

長壽再見再

陽城侯田

平干頃王子封是為閔侯傳節侯賢及及獲侯訢及侯封免

傳獲侯利觀及侯宣

安陽侯記

侯樂孫嗣封十五年薨謚康侯戚嗣傳哀侯得無嗣國除

于怒姑夕王恐既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𤶑為呼韓邪單于會兵西擊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自殺之而并其衆冬都隆奇

王勝之來朝

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

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因會論府上流血數里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黄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見其以鳳凰褒賞反在已前心内不服河内界中

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昭居單于庭

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年老畫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

成陵侯元

平干頃王子封是為節侯傳侯德至成帝鴻嘉

公丘侯延壽

侯順孫嗣封九年薨謚煬思侯賞嗣傳侯元

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 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

元年再見

至林篡絕

久母乃見之
用數青延年
幸得備郡守
毋治千里不
聞仁愛教化
有以全安愚
民顧乘刑罰
多刑殺人欲
以立威豈為
民父母意哉
延年服罪重
頓首謝因為
母御歸府舍
母畢正臘謂
延年曰天道
神明人不可

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甲子

五鳳元年

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

皇太子冠

秋匈奴亂五單

祚陽侯仁

平干頃王子封至元帝初元五

都成侯金安上

封十年薨謚

匈奴

屠耆單于使先賢撣兄右奥鞬

于爭立初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好殺國中不附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𤞤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朐鞮握衍朐鞮敗走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握衍朐鞮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為

年再見

武陽侯朝

廣川繆王子封是為節侯傳者侯弘及節侯勲及侯京見

子侯常嗣是為夷侯無後國除絶五十六歲至平帝元始元年欽再見

王與烏籍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共讒殺右賢王父子屠耆後知其寃復

屠耆單于發兵襲呼韓邪呼韓敗走于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擊車犂烏藉皆敗走之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併力尊輔車犂

拔唯犂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

屠耆西擊車犁又敗走之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請

陽興侯昌

河間孝王子封至成帝建始二年再見

孝王慶忌景帝曾孫

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

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代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拥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而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食

殺左馮翊韓延壽 延壽代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

東郅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屯闐敦地

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在東郡奢僭踰制鑄刀效尚方等事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使掾吏分謝送者百姓

莫不流涕

乙丑

五鳳二年

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

夏五月以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大將軍

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嘗奏言三公非

平干王元

嗣封二十五年坐殺謁謚繆嗣子不得代國除傳二世

安城侯壽光

侯蒼孫坐與姊亂下獄病死國除傳三世

平通侯楊惲

封十一年坐為光祿勲誹謗政治國除至帝五鳳四年坐誅惲敞之子

匈奴

呼韓邪單于遣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

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會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又使吏私買賣有所附益請逮捕繫治詔左遷為太子太傅

匈奴呼韓邪單于繫殺屠耆單于呼屠吾斯自立為郅

騎犁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降漢車犁單于降呼呼韓邪單于冬呼

支單于呼
韓邪襲屠耆
屯兵屠耆自
將擊之兵敗
自殺車犂亦
東降呼韓邪
呼韓邪復都
單于庭然衆
纔數萬其兄
左賢王呼屠
吾斯亦自立
為郅支骨都
侯單于
免
光祿勲平通
侯楊惲為庶
人　惲康潔

信成侯王定

即烏厲
屈以匈
奴烏桓
屠驀單
于子左
大將軍
率所部
降封傳
子廖漢
至元帝
永光三
年薨亡
後

韓邪單
于左大
將烏厲
屈與父
呼遬累
烏厲溫
敦見匈
奴亂守
率其衆
降漢時
李陵子
復立烏
籍都尉
為單于
捕斬之
遂復都

無私為中郎將故事令郎出錢乃得出沐名曰山郎惲罷之休沐皆以法令從事有過輒奏免薦其有行能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惲輕財好義廉中稱其公平然代其行能又性刻害好

義陽侯厲溫敦

以匈奴呼速累單于率所部降封至帝甘露二

單于庭屠耆單從弟休旬王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

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奏惲怨望為訞惡言大逆不道詔免為庶人

年再見

丙寅

五鳳三年

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薨

河間王慶 嗣封四十三年

臨樂侯萬年 嗣封一年薨

建成侯黃霸 以丞相封是為

吉病上臨問以誰可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謚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班固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近觀漢相高祖

薨謚孝子王元嗣至元帝建昭元年再見

光曾孫是為節侯傳侯賓至莽篡絕

定侯傳思侯賞以議定陶太后不宜立號益封至孺子居攝二年輔再見

二

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内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月以黄霸為丞相霸材長于治民及為丞相幼名損于治郡時

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

中山王修

嗣封十五年薨諡懷無嗣國除

修景帝七世孫也絕三十六歲王成帝鴻嘉二年雲客再見

夫夷侯奉宗

嗣封一年侯義傳子侯禹薨諡節手奉宗嗣是為頃侯傳鬻侯慶及懷及懷侯福及侯商王莽篡絕

為一畢先上
殿舉而不知
其人數者次
之不為條教
者在後叩頭
謝丞相口雖
不言而心欲
其為之也長
史守丞對時
臣敞舍有鶡
雀飛止丞相
府屋上吏多
知鶡雀者問
之皆佯不知
丞相圖議上
奏曰臣問上

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下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竝行偽

貌有名亡實傾搖懈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漢

虛水侯爵

嗣封十五年薨

謚忠子

敞嗣

陸侯延壽

侯何孫何傳廣侯賁及侯延壽坐知女妹夫亡

家三老孝弟
力田孝廉廉
吏務得其人
郡事皆以法
令檢式敢挾
詐僞以奸名
譽必先受戮
以明正好惡
天子嘉納召
上計吏使侍
中臨飭如敞
指意霸甚慙
時吏高以
外屬貴重霸
薦高可太尉
天子使尚書

命皆三
百首匿
罪國除
妹夫
亡命又
有皆罪
而藏匿
之

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也高惟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

吏以霸為首

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減天下口錢赦天下殊死以下

夏六月以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丁卯 五鳳四年

春廣陵厲王有罪自殺

淮陽王欽

封十年

王聰遠

朝侯固城

侯義孫

坐酎金

湘城侯居

益昌

匈奴

閼振單于率衆

胥使巫李女須祝詛上求為天子事覺樂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胥自殺

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卒什二

罷三輔近郡穀供京師　初置常平倉自元康以來

有才帝愛之常欲立之然以太子起於微細許后以殺死故弗忍

少四丙國除傳三世

侯監居荊子生為九真太守盜使人出買犀奴婢賍百萬以上不道誅國除

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單于呼韓邪敗走郅支都單于庭

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

廣陵王胥 侯歆孫坐為典坐祝詛上罪自殺諸屬奪除六歲至元帝初元二年霸紹封

蒦安侯遵 侯遵主孫嗣封一年

平曲侯曾 封三十年坐父

安平侯楊譚 侯敞孫坐為典屬國季父惲有罪譚言誹謗國除傳三世

糴以利農穀
貴時減價而
糶名曰常平
倉民便之詔
賜壽昌爵關
內侯
夏四月辛丑朔
日食
殺故平通侯楊
惲　惲既失
爵位家居治
產業以財自
娛其友人孫
會宗與惲書
為言大臣廢
退當闔門惶

祝祖上
奮際尋
復封是
為節侯
臨及侯
農免

懼為可憐之
意不當治產
業通賓客有
稱譽惲宰相
子有材能少
顯朝廷一朝
以晻昧語見
廢內懷不服
報書曰竊自
思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
長為農夫以
没世矣是故
身率妻子戮
力耕桑不當
復用此為譏

議也臣之得
罪已三年矣
田家作苦歲
時伏臘烹羊
炰羔斗酒自
勞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而
呼烏烏其詩
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
一頃豆落而
為萁人生行
樂耳須富貴
何時是日也
拂衣而起奮
褎低卬頓足

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　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侈不悔過日食之咎此

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

司馬氏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其為

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寛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揚子以韓馮翊

戊辰	
甘露元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	之怨蕭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法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利鄉侯安 中山頃王子封是為孝侯傳戴	
高平侯魏弘 相子嗣封六	
烏孫 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居北山	
匈奴 呼韓邪單于既為郅支單于所	

州刺史　楊惲之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寑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案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

侯遂及侯國免

年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爲關內侯國除

中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是歲漢遣兵欲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號馮夫人爲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

敗韓邪引衆而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於漢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於漢

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後舜家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効

稻侯閔
侯定以曾孫嗣封一年是為頃侯傳侯永至恭篡絕凡三世

博陽侯丙
吉子坐酎宗廟騎司馬門不敬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國除絕三十歲至成帝鴻嘉元年昌再

就屠降詔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元貴靡肥王翁歸靡嫡長男楚主解憂所生也

使使者即家召敞妻子皆泣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屏息

以棄元成為淮陽中尉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

見

廣饒侯麟

上年侯坊薨諡共麟嗣封一年至孫篆絕

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

蘭旗侯嘉

侯臨朝傳子去疾薨諡節歷侯嘉嗣傳侯位絕

亂我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上由是踈太子而愛憲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弑死故弗忍也久

歷侯侯長壽

上年侯必勝龔謚康子長壽嗣是為頃侯傳繆侯宮及侯東之免

之上拜韋元成為淮陽中尉以元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匈奴兩單于皆遣子入侍

夏四月黄龍見
太上皇太宗廟火帝素服五日

烏孫國亂遣使分立兩昆彌烏孫國王

暴惡失衆肥
王翁歸靡胡
婦子烏就屠
襲殺狂王自
立漢欲討之
烏就屠恐願
得小號以自
處帝遣謁者
立元貴靡爲
大昆彌烏就
屠爲小昆彌
皆賜印綬大
昆彌戶六萬
餘小昆彌戶
四萬餘然衆
心皆附於小

昆彌

己巳

甘露二年
春正月立皇子囂為定陶王赦天下減民算三十　民力益寬矣
珠厓郡反夏四月遣兵擊之
榮平侯趙充國薨　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

定陶王囂
以皇子封至帝甘露四年徙封

都鄉侯景
趙頃王子封是為孝侯傳侯漆洗　頃王昌景帝孫

義陽侯厲溫敦
封四年坐子伊細王謀反細爵一級為關內侯食邑千戶國除

匈奴
南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請朝三年正月

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至是薨謚曰壯

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以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

秋七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

冬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請朝 詔有司議其儀蕭望之以為

東平王宇 以皇子封至帝帝陽朔四年再見

魯王慶忌 嗣封三十七年薨謚孝子封嗣至成帝陽朔元

山侯外人 侯國玄孫嗣封一年至元帝建昭五年再見

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天子采之以客禮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詔遣車騎都尉

年再見

城陽王順

嗣封四十六年薨諡荒子恢嗣至成帝鴻嘉元年再見

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

庚午

甘露三年

春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

六安王定 嗣封二十三年薨謚繆子頃王光嗣至成帝陽朔元年再見

魏其侯禹 侯昌孫嗣封一年是為孝侯傳質侯蹻及侯嘉至莽篡絕 蹻音嬌

新市侯義 康侯吉子嗣封一年是為頃侯傳侯欽

匈奴 是年春呼韓邪單于朝漢漢寵以殊禮二月還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

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畫功臣於麒麟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

南曲侯江	侯遂子嗣封一年是為節侯侯傳尊免
西梁侯廣	節侯明兵子嗣封一年是為孝侯傳哀侯宮敝免

城光祿塞武帝遣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障故名

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鳳皇集新蔡

丞相霸薨以定國為丞相

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

西平侯于定國

以丞相封是為安侯傳頃侯永至成帝鴻嘉元年恬再見

母婦不能辦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冢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子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至是由御史

大夫代霸
以大僕陳萬年
為御史大
夫
詔諸儒講五經
同異于石渠
閣　蕭望之
等平奏其議
上親稱制決
焉乃立梁丘
易大小夏侯
尚書穀梁春
秋博士　梁
丘賀琅邪人
從京房受易
帝聞京房易

明求其門人而得梁丘賀

夏侯勝東平人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

小夏侯名建勝之從父子也勝以書授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孔子以春

秋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卿授申公申公授江翁其後榮廣大善穀梁以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乃擢千秋為郎

皇孫鷟生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

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于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

烏孫公主來歸

公主上書言年老思土願歸骸漢地

天子閤而迎之待之如公主之制後二歲辛

辛未

甘露四年

冬十月未央宮宣室閣火

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

長沙王建

德

嗣封三三十四年薨謚剌子煬王旦嗣至元帝初元四年宗再見

昌慮侯弘

魯孝王子封是為康侯傳殤侯奉世及侯蓋免

孝王

慶忌景帝玄孫

東安侯強

魯孝王子封是為孝侯傳侯拔免

籍陽侯顯

城陽荒王子封至元帝建昭四年再見

新利侯偃

封十二年坐上書提勢爵國除復封戶都侯至成帝建始三年再見

匈奴

呼韓邪單于郅支單于俱遣使朝獻京師

廣川王汝陽

嗣封十五年坐殺人廢徙房陵景帝六世孫除絕十五歲至平帝元如二年榆再見榆

平邑侯敞

曾孝王子封至元帝初元元年再見

山鄉侯館

曾孝王子封是

承鄉侯當

曾孝王子封是為節侯傳侯德天至成帝鴻嘉二年再見

建陽侯咸

曾孝王子封是

都平侯丘

城陽荒王子封是為煢侯傳恭侯斯及侯堪免

橐原侯山

城陽荒王之封

封斯侯宮

戴侯胡傷孫原侯如意子嗣封一年是為孝侯傳侯仁

一作倫	爲節侯傳侯丘免	爲節侯傳孝侯霸及侯並免	傳節侯殷及侯妾得無後國除
定陶王囂 徙封楚王一年至成帝河平四年再見	建陵侯遂 魯孝王子封至明年再見	高鄉侯休 城陽惠王子封是爲節侯傳頃侯興及侯章始免 惠王武齊悼惠王五世孫	箕侯文 城陽荒王子封傳節侯勝及侯襄免

合陽侯平
魯孝王子封是節侯傅侯安工至成帝建始元年再見

菑鄉侯弘
城陽荒王子封是為孝侯傅頃侯昌及節侯應及侯宇免
荒王順齊悼惠王六世孫

高廣侯勲
城陽荒王子封是為節侯傅哀侯賀及質侯福及侯吳免

即來侯佼
城陽荒王子封是為節侯傳侯

壬申

黃龍元年

春正月上行幸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　郅支聞漢助呼韓邪自度力不能定匈奴欲與烏孫并力烏孫殺其使發八千騎迎之郅支覺其謀遂擊破烏

泉陵侯慶

侯賢孫戴侯真定子嗣封一年是為頃侯傳侯骨至莽簒絕

建陵侯遂

封二年薨謚靖節侯魯嗣傳侯連兌免

烏孫

小昆彌烏就屠五年匈奴郅支單于遣使來約并力拒漢小昆彌不從斬其使發兵迎之敗還

匈奴

呼韓邪單于復朝於漢禮賜如初　郅支單于都堅昆

孫因兆擊馬
揭丁令堅昆
并三國數遣
兵擊馬孫常
勝之晉都堅
昆去單于庭
七千里

三月有星孛於
王良閣道入
紫微宮

帝寢疾以史高
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蕭望
之為前將軍
光祿勳周堪
為光祿大夫

柳泉侯建

節侯強
子嗣封
一年是
為孝侯
傳喝侯
萬年及
侯永昌
免

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

冬十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太子奭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癸酉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

諱奭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是年封王子侯十二人

膠鄉侯漢　高密哀王子子

膚侯訢　城陽荒王子封

要安侯勝　城陽荒王子封

安平侯王舜　侯奉光少子以皇太后兄始封

烏壘城　漢都護治十二年秋置戊

匈奴　呼韓邪單于上書於漢言民衆

春正月辛丑葬
杜陵
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倢伃王氏為皇后
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
夏六月大疫詔省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是為教侯至成帝陽朔四年成再見

桃侯良
廣川繆王子封是為節侯傳侯儀免

是為鼇侯至帝永光二年端坐罪免

昆山侯光
城陽荒王子封是為節侯傳侯儀免

是為節侯傳東侯守無嗣國除

房山侯勇
城陽荒王子封至平帝元始三年免

是為爽侯傳剛侯章鼇鼇淵至平帝元始五年罷再見

陽平侯王禁
以皇后父封是為傾侯傳成侯鳳至帝竟寧元

已校尉於車師故地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率所部詣都護降分俟王庭西北處之

因乏漢給穀二萬斛

秋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上書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己問以政

侯	
安平侯習	長沙孝王子封是為釐侯傳侯嘉免　孝王宗景帝孫
陽山侯宗	長沙孝王子封是為節侯傳侯
折泉侯根	城陽荒王子封是為節侯傳侯翊免
博石侯淵	城陽荒王子封是為頃侯傳侯
式侯憲	城陽荒王子封是為節侯至成帝鴻嘉元年霸再見
平邑侯敞	封三年坐殺一
	年再見
平恩侯許嘉	廣漢弟子神爵二年絕今紹封是為共侯光至成帝鴻嘉二年旦再見

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臣愚以為宜少放古以自節焉上善其言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罰奴免

複免

家二人棄市國除

甲戌

初元二年

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匈奴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轉穀二萬斛給之

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戊己寄王今校尉無常居故名戊己有戊校尉己校尉

清河王竟 以皇弟封王帝

廣陵王霸 紹封一年自五

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

永光元年徙封

菑川王終古

嗣封二十八年

鳳四年厲王胥以罪除絶今霸以厲王子紹封至帝建昭三年再見

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顯巧慧能深得人主微旨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高表裏望之等患外戚

薨謚思子考王尚嗣至帝永光三年再見

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
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
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議久不定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恭顯因奏望之

堪更生朋黨
相稱舉數譖
訴大臣毀離
親戚欲以專
擅權勢為不
忠請召致廷
尉時上初卽
位不省召致
廷尉為下獄
可其奏後上
召望之更生
曰繫獄上大
驚曰非但廷
尉問邪令出
視事高言宜
決免皆免為

庚人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壓殺人衆

罷黄門狗馬以禁囿假貧民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

夏四月立子鷲為皇太子

詔鄭朋薦待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

為敵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上欲以為左馮翊敵病卒

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

朝朔望

發明云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為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

望果何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綱目雖無貶詞而義則在其中有愧二疏多矣是以他日自殺盡削其官也

關東饑齊地人相食

秋七月地復震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

獄免
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

恭顯疑其吏
生所為白請
考按詐辭服
遂逮繫獄免
為庶人會望
之子伋亦上
書訟望之前
事事下有司
復奏望之教
子上書失大
臣體不敬請
逮捕恭顯等
知望之素高
節不詘辱建
白望之前幸
不坐復賜爵

邑不悔過服罪深懐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托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居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

可其奏顒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

乙未

初元三年

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其塚終帝之世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

劉更生後改名向

梁王定國

海昏侯代

春

罷珠厓郡

初武帝滅南越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輙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博問羣臣欲大發兵擊之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於

嗣封四十年薨謚敬子夷王遂立至帝永光四年再見

宗

紹封一年自神爵三年侯賀除絶至是代宗以賀子紹封是爲釐侯傅原侯保世及侯會邑免至世祖建武復

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言欲預聲教者則治之不欲預者不強治也臣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從之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

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

封世襲

俞閭侯

侯不害孫嗣封十一年薨無後國除

丙子	
初元四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三月行幸河東祀后土赦汾陰徒	官各省費條奏 以周堪為光祿勳 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廣陽王建 復封二十九年薨諡頃子穆王舜立至成帝陽朔元年再見	

丁丑

初元五年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

三月帝如雍祠

長沙王宗

煬王旦嗣封五年薨宗以刺王子紹封至帝永光元年薨

是年封王子侯三人

臨鄉侯雲

廣陽頃

柞陽侯仁

封十四年坐擅興徭賦削爵一

周承休侯姬延年

以子南君二十二年進

匈奴

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而

五時

夏四月有星孛於參

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用禹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民有通

王子封是為頃侯傅侯交免

頃王建武帝孫

西鄉侯容

廣陽頃王子封是為頃侯傅侯景免

廢為關內侯國除

封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是為考侯傅賀侯安及侯黨至成帝綏和元年再見

不助已伏使入長安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侍子至郅支殺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强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遣使來迎

一經者皆復肴刑罰七十餘事爲奉卒爲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上嘉其質直多采用之

句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　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求

陽鄉侯發

廣陽頃王子封是爲思侯傅侯度免

欲合兵取烏孫郅支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到康居數借兵擊烏孫

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貢禹匡衡以為郅支鄉化未醇所在絶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顧送至庭許之既至郅支殺之自知負漢乃西走康居　考異曰陳湯傳初元四年郅支求侍子元帝紀

戊寅

永光元年

五年谷吉使匈奴不還湯傳又云御史大夫貢禹議言不可遣按禹今年六月始為御史大夫或者郅支以四年求侍子而言以五年使匈奴也

十二月貢禹卒以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清河王竟

秺侯金賞

匈奴

春正月上行幸
甘泉郊泰畤
畢因留射獵
御史大夫薛
廣德曰關東
困極人民流
離陛下日日
撞亡秦之鍾
聽鄭衛之樂
臣誠悼之今
士卒暴露從
官勞倦陛下
亟反宮思與
百姓同憂樂
天下幸甚上
即日還

封五年
從封中
山至成
帝建始
二年再
見

嗣封四
十三年
薨無子
國除至
平帝元
始四年
復封日
磾曾孫
當千戶
侯至莽
敗絕

呼韓邪
單于衆
益盛塞
下禽獸
盡單于
足以自
衛不畏
郅支其
大臣多
勸單于
北歸者
久之單
于竟北
歸庭民
衆稍稍
歸之其

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禄歳以此科第郎從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隕霜殺桑

秋

上耐祭宗廟

上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輪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薛

長沙王宗

船封三年薨謚孝子繆王魯人嗣至孺子居攝元年再見

國遂定

廣德曰陛下
不聽臣自刎
以血汚車輪
陛下不得入
廟矣上不恱
光軀張猛進
曰臣聞主聖
臣直乘船危
就橋安聖主
不乘危御史
大夫言可聽
上曰曉人不
當如是耶迺
從橋

九月隕霜殺稼
天下大饑

丞相于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　上始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皇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黄金罷就第
廣德歸懸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為榮

以韋元成為御史大夫

賜大中大夫孔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　帝為太子時從霸受尚書至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太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缺上

輒欲用霸讓位自陳至於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以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

劉更生惟其傾危上書曰臣聞堯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

竝進賢不肖渾殽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道消道長治亂因之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

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陛下誠滌思天下之心杜羣枉之門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顧見其書愈與許史北

而怨吏生等是歲憂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上不直豐乃詔御史曰豐前數稱堪猛之美前為司隸校尉專作苛暴朕不忍下吏以

為城門校尉不內省己而反怨甚猛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為度人豐言甚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湛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侍詔賈捐之棄市

初捐之與楊興善捐

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與新以材能得幸惜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與曰君房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惜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

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令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其美捐之又薦興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囚上

不道棄市興
匈奴呼韓邪單
于北歸庭

己卯
永光二年
春二月赦天下
以韋元成為
丞相
三月壬戌朔日
食
夏六月赦天下
自後屢赦
不勝書

泗水王綜
嗣封三
十九年
薨謚勤
子戾王
駿嗣至
成帝元
延二年
再見

庸侯端
侯談子
嗣封七
年坐強
奸人妻
會赦免
國除

隴西羌
羌彡姐
旁種畔
漢兵所
破羌衆
走出塞
彡所
廉反姐
音紫今

以匡衡為光祿大夫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

扶陽侯韋元成

復封一年侯賢子宣帝時坐衆削一級為關內侯今復以丞相封是為共侯傅項侯光及釐侯

西羌尚有此姓

不爭好仁樂
施則下不暴
上義高節則
民興行寬柔
和惠則衆相
愛此四者明
王之所以不
嚴而成化也
朝有變色之
言則下有不
讓之人上有
克勝之佐則
下有竊盜之
民此其本也
治天下者審
所上而已教

育至武
帝元延
元年再
見

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寮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還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即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

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旁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

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秋

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之冬十一月大破之奉世奏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顧帥六萬人討之十一月大破羌虜斬首數千

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

庚辰

永光三年

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

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

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

濟陽王康 以皇子封至帝建昭五年徙濟陽在兖州府曹縣

是年王子侯十一人

益昌侯嬰 廣陽頃王子封是為頃侯傳共侯政及福免

新城侯根 膠東頃王子封是為節侯傳侯霸免

石山侯元 城陽戴王子封是為節侯傳釐侯嘉免 戴王恢高帝九世孫

安遠侯鄭光 侯吉子是薨無嗣國除絕四十六歲至孺子居攝元年紹封吉曾孫永千戶王

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書法云自武帝始置博士弟子五十至帝罷其員數民通一經者皆復其身及是復除者多無以供役然後又以千人限之意雖近狹而當時文學之盛亦

菑川王尚 嗣封六	
石鄉侯理 膠東頃	平石侯回 膠東頃王子封是爲頃侯博共侯戎及侯順免頃王晉景帝孫
子鄉侯定 泗水勤	上鄉侯歆 膠東頃王子封至哀帝建平四年免
豢封侯嗣 城陽戴	都陽侯音 城陽戴王子封是爲節侯博侯閔免
信成侯王 廣漢	

莽敗絕

可見矣

年薨謚考子孝王横嗣至成帝元延三年再見横一作烘

王子封是為煬侯傅侯建國免

王子封是為節侯傅侯聖免勤王綜景帝玄孫

就鄉侯瑋

泗水勤王子封是為節侯至帝建始四年再見

王子封傅侯殷免

伊鄉侯遷

城陽戴王子封是為頃侯無嗣國除

侯定子是年薨無嗣國除絶四十五歲至平帝元始五年紹封定孫揚千戶王莽敗絶

辛巳

永光四年

春二月赦天下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

戊寅日食

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太中大夫猛自殺 上以日食名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

梁王遂

嗣封六年薨謚夷子荒王嘉嗣至成帝河平四年再見

轑陽侯江仁

侯喜子生使家丞上書還印符隨方士國除

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冬十月罷祖宗

壬午

永光五年

廟在郡國者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至是行之

作初陵不置邑徙民特筆也帝於是可謂知節矣

真定王申

襃平侯豐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幸河東祠后土秋潁川大水流殺人民冬上幸長揚射熊館大獵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從韋元成之議也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

嗣封三十三年薨謚孝子安王雍嗣至成帝陽朔二年再見

廣陵厲王子封至王恭薨免

太上皇孝惠
廟皆親盡宜
毀也
以
匡衡為太子
少傅上好
儒術文辭頗
改宣帝之政
言事者多進
見人人自以
為得上意又
傅昭儀及濟
陽王康愛幸
逾於皇后太
子衡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
危之機在乎

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猛勇剽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

廣心浩大戒
戒於遺忘必
審所當戒而
齊之以義然
後中和化應
巧偽之徒不
敢比周而望
進唯陛下戒
之以崇聖德
臣又聞家室
之道修則天
下之理得故
詩始國風禮
本冠昏所以
原情性而明
人倫正基兆

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别嫡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嫡子冠乎作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䟽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

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河決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

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絶　賛實云宣房宮在大明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屯氏河即衛河也在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大河源發登州府棲霞縣治南東流經福山縣界合清洋河入海清河郡在今東昌

府博平縣西北三十里鳴犢河在東昌府高唐州南三十五里

癸未

建昭元年

春正月戊辰隕石於梁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上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坐熊

河閒王元始封至帝建昭四年再見

是年封王子侯十四人(供祿敬王子王定國景帝玄孫)

貰鄉侯平始封是爲節侯至哀帝元壽二年申再見

黄侯順始封是爲節侯至哀帝元壽二年申再見

陵鄉侯訢始封至成帝建始二年免

臨都侯未央始封是爲節侯傅侯息免

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倢伃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傅倢伃慚由是與馮

樂侯義
始封
至帝建
平四年
再免

平樂侯遷
始封
是為節
侯傅侯
寶免

溧陽侯欽
始封
傅侯畢
免

高侯舜
始封
是為質
侯傅釐
侯始及
侯使翁
免

中鄉侯延年
始封
四十六
年薨

竝鄉侯就
始封
是為釐
侯傅侯
遵喜免

釐鄉侯固
始封
至成帝
鴻嘉四
年免

倢伃有隙馮倢伃左將軍奉世之女也

甲申

建昭二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興

信都王興 以皇子封至成帝陽朔元年徙封

鄭侯罷軍 始封是為頃侯傳節侯駿及侯艮免

東鄉侯方 始封是為節侯傳侯護免

高柴侯黢 始封是為節侯傳鰲侯賢及侯隱免

富陽侯賜 封二十八年坐上書歸印綬不敬國除

東襄侯使親 愛侯寬子是年薨無嗣國除

為信都王

秋殺魏郡太守

京房學

易於焦延壽延壽

延壽嘗曰得

我道以亡身

者京生也其

說長於災變

分六十卦更

直日用事以

風雨寒溫為

候各有占驗

房以孝廉為

郎屢言災異

有驗天子說

之房奏考功

景帝玄

孫

課吏法上令羣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顓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

此君而非笑之然所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

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

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

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顯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

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許之未發復詔止之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

道人當遜死尚復何言以臣得出守郡自謊劾功恐未劾而死惟陛下無使臣塞涌水之異為姚平所笑至陝又言議者欲隔絶臣而陛下聽之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者也惟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

意房去月餘
顯知房與妻
父張博為淮
陽憲王求朝
奏草密語告
房誹謗天子
詿誤諸侯王
皆下獄棄市
妻子徙邊
下御史中丞陳
咸獄髡為城
旦　陳咸數
毀石顯久之
坐與槐里令
朱雲善漏泄
省中語與雲

皆下獄髡為城旦顯威權曰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依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

為驗嘗使至
諸官有所徵
發先自白恐
後漏盡宮門
閉請使詔吏
開門上許之
顯故投夜還
稱詔開門入
後果有告顯
矯詔開宮門
上笑以其書
示顯顯因泣
曰陛下過私
小臣屬任以
事羣下無不
嫉妬欲陷害

臣者事類如
此非一願歸
樞機職受後
宫掃除之役
死無所恨惟
陛下哀憐財
幸以此全活
小臣工憐之
數勞勉顯加
厚賞賜顯聞
衆人匈匈言
已殺蕭望之
恐天下學士
訕已以貢禹
明經著節乃
使人致意深

自結納因薦禹歴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咸以顯為不妒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八月以匡衡為御史大夫

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冬齊楚地震大雨雪樹折屋壊

乙酉

建昭三年

夏六月丞相韋元成薨

秋七月以匡衡為丞相李延壽為御史大夫

冬西城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

廣陵王霸

紹封十二年薨諡孝子共王意嗣至成帝建始元年再見

樂安侯匡衡

以丞相封至成帝建始三年再見

烏壘城

漢都護治二十四年冬漢都護甘延壽病校尉陳湯遂矯制發諸國兵兩道以進襲救郅支而還於是西域諸

匈奴

郅支單于居康居漢陳湯及甘延壽發兵來擊單于被創死

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　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

國皆震懼

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為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

康居

冬副王兆聞率衆攻烏孫還漢軍大敗而還漢軍蹦至卑闐城下敗康居兵郅支單于被創走入城死

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耶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

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

使数往來相
答報延壽湯
因讓之我為
單于遠來而
至今無名王
大人見將軍
受事者何單
于忽大計失
客主之禮也
兵來道遠人
畜罷極食度
且盡恐無以
自還願單于
與大臣審計
策明日進薄
城下四面圍

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郤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界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

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殺十五王

丙戌

建昭四年

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縣稾街十日

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

北鄉侯譚

菑川孝王子封四十三年王莽篡絕

孝王尚

齊悼惠王六世

藉陽侯顯

封十六年坐恐猲國人取財物國除

貰鄉侯平

封四年病狂自殺國除

奴郅支單于反逆未獲其辜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郅支首宜縣頭槀街以示萬里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

孫

就鄉侯璋 封七年薨謚節無後國除

樂侯義 封四年坐使人殺人髡為城旦國除

赦天下羣臣
上壽置酒
藍田地震山崩
壅霸水安陵
岸崩壅涇水
逆流

丁亥

建昭五年
春三月赦天下
夏六月壬申晦
日食
秋七月復諸寢
園廟　上寢
疾久不平以
為祖宗譴怒
故盡復之唯

濟陽王康
封八年
冬徙封
山陽王
至成帝
河平二
年再見

蘭陵侯宜山侯外人
廣陵孝
王子封
是為節
侯傳共
侯譚及
侯使强
免　孝
王霸武

嗣封十
八年薨
謚孝

戊子	
竟寧元年 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	郡國廟遂廢
是年封王子侯五人 博鄉侯交安鄉侯喜 六安繆王子封趙哀王子封是	廣平侯德 帝孫 廣陵孝王子封是為節侯傅侯復免
匈奴 呼韓邪朝漢天子以宮女王嬙	

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謹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

是為節侯傅侯就免　為孝侯傅釐侯胡及侯合衆免

繆王定景帝玄孫

柏鄉侯買　廣侯便

趙哀王子封是為戴侯傅頃侯雲及侯譚免

菑川孝王子封是為釐侯傅節侯護及侯宇免

哀王高景曾孫

君賜單于單于歸國號昭君為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

應上十策論之一言臣聞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如罷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二言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三言中國有禮義刑罰民猶尚犯禁況單于哉四言中國建

關梁設塞徼
置屯戍非獨
為匈奴亦為
諸屬國降民
逃亡五言近
西羌保塞漢
吏兵貪利侵
盜以此怨起
而背畔今罷
乘塞則生嫚
易分爭之漸
六言往者從
軍多沒不還
子孫亡出從
其親戚七言
邊人奴婢亡

平侯服
菑川孝
王子封
是為節
侯傳侯
嘉免

匈奴者多八
言起塞以來
百有餘年非
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巖石
木鞜谷水門
稍稍平之卒
徒築治功費
久遠不可勝
計議者不深
慮其終始卒
有他變當更
繕治邊塞累
世之功不可
卒復十言單
于自以保塞

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為寇害故

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敕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恠其不罷故使使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歸號昭君為寧胡閼氏

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初石顯見馮

陽平侯王鳳

侯禁子以元舅大將軍盈封傳釐侯襄及康侯參莽篡時侯莫嗣至更始元年為兵所殺

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逡脩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逡因言顯專權上怒罷逡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

義成侯甘延壽

以使西域騎都尉䝉邪支單于斬王功封至成帝河平四年薨見

一上以問顯
顯曰九卿無
出野王者然
覩昭儀兄臣
恐後世必以
陛下度越衆
賢私後宮親
以為三公上
曰善吾不見
是因詔曰剛
强堅固確然
無欲大鴻臚
野王是也心
辨善辭可使
四方少府五
鹿充宗是也

庶潔節儉太子少傳張譚是也其以少傳爲御史大夫以名信臣爲少府

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微爲

少府請諸離官希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

夏

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初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

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

關內侯陳湯

以使西域副校尉破康居斬郅支功封關內侯不表今附表陳湯餘功且被寃廢也

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

蝦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海西侯今康居之國强於大宛郅支之

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今二人功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

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户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録

五月壬辰帝崩於未央宮

班彪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

琴瑟吹洞
簫自度曲
被歌聲分
刌節度窮
極幼眇少
而好儒及
即位徵用
儒生委之
以政貢薛
韋匡迭為
宰相而上
牽制文義
優游不斷
孝宣之業
衰焉然寬
弘盡下出

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賀善贊曰元帝恭儉愛民賢矣然不能辨別賢否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再下獄免而望之猛皆自殺宦官恭顯用事漢業之衰實自帝始

復罷諸寢廟園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請悉罷勿奏奏可

六

月太子鶩即位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鼙鼓殿

下自臨軒檻上憤銅九以擿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諫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

是陳惠李微
高于匡衡可
相國也上默
然而笑其後
中山哀王竟
太子前弔王
帝少弟與太
子游學相長
大上悲不能
自止而太子
不哀上大恨
曰安有人不
慈仁而可奉
宗廟為民父
母者乎以責
謂丹丹免冠

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臣罪當死上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

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感寤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

逵指因謂丹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丹帰嘘而起太子由是遂定至是即位後數月匡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晏誠隆於情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

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

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定天基臣又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鳳元城人賀之孫也

書法曰書

元舅何識私也王氏之篡始此矣故謹書之

發明云元舅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著外氏得權之始新莽篡竊之漸爾履霜堅冰可不戒哉

秋七月葬渭陵

一統志云渭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一十二里

大赦天下

己丑

孝成皇帝建始元年

諱驁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六

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 宣帝父 史皇孫廟

嗣封三十四年薨謚頃子懷王寬嗣至四年再見

安成侯王崇 以皇太后母弟關內侯封萬戶是爲共侯大將軍鳳弟也一年

關內侯王譚 賜爵一年皇太后弟侯至帝河平二年再見

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五鹿充宗左遷元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勢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

廣陵王意

嗣封四年薨謚共子哀王護嗣至帝鴻嘉四年再見

薨傳靖侯奉世及侯持弓莽篡敗絕

關內侯王商

賜爵一年皇太后弟侯至帝河平二年再見

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印綬上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臣多是尊衡不自安

立故河間王元

弟上郡庫令良為河間王有星孛於營室赦天下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直言無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

河間王良	合陽侯安上
紹封六年至哀帝建平元年再見	襲無子閔除自甘露四年封師侯平傳安上
關內侯王立	關內侯王根
賜爵一年皇太后弟侯至帝河平二年再見	賜爵一年皇太后弟侯至帝河平二年再見

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故天見異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御史中丞薛宣疏曰陰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譴呵

二十九年

世

關內侯王逢時

賜爵一年皇太后弟侯至帝河

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流及衆庶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

綱目載在

四年

秋

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兩月何非月也有者

平二年再見關內侯不表此表譚等五侯誌王氏始盛也夫幾皆進爵實封矣

所未嘗有者也

冬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又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皆從匡衡之請也

庚寅

建始二年

春正月罷雍五畤及陳寶祠從匡衡請也

中山王竟 徙封十三年薨謚哀無子國除

是年封王子侯一十二人

陽興侯昌 封千七年坐朝私留

昌鄉侯憲 膠東頃王子封

卑梁侯都 高密頃王子封

匈奴

呼韓邪單于立二十八年卒雕

辛巳始親祠南
郊赦奉郊縣
長安長陵
及郊在長安
城南地郊在
長安城北長
陵界中二縣
有奉郊之勤
故並赦之
減天下賦錢算
四十本算
百二十今減
為八十
閏月以渭城延
陵亭部為初
陵

至哀帝 三十九
元壽二 年恭薨
年再見 免 頃
王章武
帝曾孫

東平王宇 頃陽侯共 膠東侯恁
封二十 膠東頃 高密頃
二年 王子封 王子封
以罪削 凡三十 三十九
樊亢父 九年至 年恭薨
縣至帝 已巳恭 絕
陽朔四 薨免
年再見

他縣侯
庶子殺
人棄市
國除

合陽侯梁放
嗣封一
年元康
四年封
侯喜薨
謚殷子
侯放嗣
尋坐奪
國除

陶莫皋
立為復
株累若
鞮單于
呼韓邪
嬖呼衍
王二女
長曰顓
渠閼
氏生二
子曰且
莫車曰
囊知牙
斯少曰
大閼氏
生四子

六月詔三輔内
郡舉賢良方
正各一人
二月辛丑始祠
后土於兆郊
立皇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
嘉女元帝傷
母恭哀后居
位曰淺而遭
霍氏之辜故
選嘉女配太
子上自爲太
子時以好色
聞及即位皇
太后詔采良

曰雎陶
莫皐曰
且糜胥
皆長於
且莫車
少子咸
樂二人
皆小於
囊知牙
斯呼韓
邪欲立
且莫車
顓渠閼
氏曰匈
奴亂十
餘年賴

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説王鳳曰禮一娶九女娣姪雖缺不補今宜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鳳白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欽

樂陽侯獲
膠東頃王子封凡三十九年至已巳莽篡免

平城侯邑
膠東頃王子封是為釐侯傳節侯珍及侯理免

武鄉侯慶
高密頃王子封傳侯勁免

成鄉侯安
高密頃王子封是為釐侯傳侯德免

歸德侯先諷
嗣封一年神爵二年封侯賢撣孫侯諷嗣五十六年至世祖建武元年免

欲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不如立雕陶莫臯入關氏曰舍責立既後世必亂單子卒立雕陶莫臯

為鳳軍中武庫令鳳素重欽故置之幕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善政多出於欽者

夏大旱

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若鞮單于立

秋罷太子博望苑以賜宗室

密鄉侯林

膠東頃王封是為頃侯傳孝侯欽及侯敞免

麗茲侯賜

高密頃王子封是為共侯傳侯放免

約令傳國弟與以弟且糜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為須

朝請者

樂都侯訢

膠東頃王子封是為煬侯傳繆侯臨及侯延年莽篡免

賓梁侯強

河間孝王子封至帝河平元年再見

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須卜當于皆匈奴大族其夫家也居次女官號猶漢言公主長女名云後亦稱伊墨居次遺子

辛卯

建始三年

春三月赦天下 徒

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

户都侯偃 甘露四年坐上書謾免復更封户都侯至是又上書謾免凡三

樂安侯匡衡 封八年以丞相坐多取封邑四百頃免為庶人國除

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

號呼長安中大亂上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左將軍商獨曰此必訛言不宜上城重驚百姓乃止有頃定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鳳大慚恨

十二年

商縣吾人東昌侯武之子非鳳弟也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上欲專任王鳳故策免嘉以特進就朝位

張譚坐選舉不實免

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為御史大夫

十二月戊申朔日食其夜地

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永常丞谷永上對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妒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越嶲山崩

丞相樂安侯臣衡有罪免為庶人　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

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

壬辰
建始四年 春正月隕石於亳四於肥纍二 隕石記異也兩地同月大異也終綱目一而已 肥纍屬真定 罷中書官初置尚書員五
膠東王音 嗣封五十四年薨謚頃子綏王授立至帝永始二年再見
蔓安侯遺 嗣封二十六年薨無子國除
樂昌侯商 益封一年地節四年封侯武子以左將軍為丞相益封至帝河平四年再見

人　此望之更生筆所釐請而獲罪者於是見之書喜之也亦傷之也其傷之何柄歸元舅而廢置不出於人主矣

三月以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為丞相

夏四月雨雪復名直言極諫之士詣　白虎殿對策　時

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陰欲自託乃上書曰骨肉大臣申伯之忠稱小心畏懼有恐陛下歸咎無辜重失天心大不可也陛下深察愚言解偏駁之愛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

博成侯張建

嗣封十二年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奸生子數

以釋皇太后
之憂愠解上
帝之譴怒則
繼嗣蕃滋灾
異訖息矣杜
欽亦做此意
上時以其書
示後宮以永
為光禄大夫
秋桃李實　綱
目於此下載
薛宣疏
河決東郡金隄
　先是清河
都尉馮逡奏
言郡承河工

醉焉主
國除

流土脆易傷頃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如雨旬日必溢屯氏河絕未久易浚又其口所居高分殺水力道理便宜若不豫治北決病四五郡

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晩矣朝議以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及平原千乘濟南凡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官亭室廬四萬所

冬十一月

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畧疏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

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船五百㮴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非調姓名

以少府張忠爲御史大夫

以王尊為京兆
尹　南山羣
盜傰宗等數
百人為害詔
發兵千人逐
捕歲餘不能
禽或說鳳賊
在轂下討不
能得難示四
夷選賢京兆
尹乃可鳳薦
故高陵令王
尊為京輔都
尉行京兆尹
事旬月盜賊
清拜京兆尹

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中郎　初丞相御奏射聲校尉陳湯奉使顓命盜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湯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湯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

斬郅支威振
百蠻漢元以
來未嘗有也
今坐言事非
是幽囚久繫
欲致大辟夫
犬馬有勞於
人尚加帷蓋
之報況國之
功臣哉詔出
湯奪爵會西
域都尉段會
宗為烏孫所
圍驛騎上書
願發城郭燉
煌兵以自救

鳳言湯多籌
策習外國事
上召見示以
會宗奏對曰
此不足憂也上
曰度何時解
湯知烏孫瓦
合不能久攻
因對曰已解
矣不出五日
當有吉語聞
居四日軍書
至言已解鳳
奏以為從事
中郎莫府事
一決於湯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二十六